

人間萬物

鋼巴拉

巴爾扎克著・高名凱譯



哲學與藝術

820(52)
7715₈₇

人 間 喜 劇

鋼 巴 拉

哲 學 的 研 究

巴爾扎克著・高名凱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小 說

鋼 巴 拉
G A M B A R A

原 著 者 H. de Balzac

翻 譯 者 高 名 凱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譯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國 光 印 書 局 印 刷

陸 榮 記 裝 訂 所 裝 訂

*

書 號 (464) [V I 19] 本 書 52,0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6000 冊

定 價 3,1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登 登 號

內容提要

『鋼巴拉』是巴爾扎克以音樂爲題材所寫的兩部名著中的一部中篇小說，它描寫一個天才藝術家如何在舊社會裏受到冷眼、譏刺、欺騙和窮苦的襲擊而終生過着悲慘的生活。巴爾扎克還在這篇小說裏借着『莫罕默德』和『魔王羅伯爾』兩篇歌劇的樂旨描寫人世各種思想之間的鬥爭。鋼巴拉是當時的藝術家的典型人物，鋼巴拉的遭遇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藝術家的命運。

獻
給

柏羅瓦·奧古斯督——邊查民伯爵先生

親愛的伯爵，

我們的眼睛曾經從一個神祕壯麗的隱廬俯視巴黎，從美景山嶺一直看到美城邱陵，從孟馬爾太山一直看到凱旋門。這隱廬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然而它還會生存在我們的回憶裏。就是在這隱廬的火爐角上，一個品茗的清晨，您曾經花費了您的精神，在您那生滅如煙的萬千思想裏，在您那炯灼如火的談話裏，向我筆下投來這個值得比擬霍夫曼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背負無名寶庫的挑夫，是坐在天堂門前，有耳朵側聽天使的歌聲，而沒有語言來轉述，拿出神聖感應的緊縮給破碎了的指尖去按象牙的音鍵，自以為給愚笨的聽衆表現了天上聖樂的香客。您製造了鋼巴拉，我不過給他穿上衣服罷了。讓我把愷撒的東西還給愷撒，只抱歉您沒有在紳士們不僅需要揀劍，也應當執筆去救國的時代握緊筆桿。您可以不替自己設想，但您得給我們獻出您的才能。

您的誠懇的朋友 巴爾扎克

一八三九年二月於約爾地。

目次

一	一個追逐女性的米蘭貴族遇到了一位有瘋子嫌疑的製曲家……………	一
二	鋼巴拉・保羅的生平……………	二六
三	鋼巴拉的心語歌劇『莫罕默德』……………	三六
四	醉了的鋼巴拉在『魔王羅伯爾』裏所找到的意義……………	五九
結局……………		八〇

一個追逐女性的米蘭貴族遇到了一位

有瘋子嫌疑的製曲家



一八三一年元旦日的杏仁糖●已經空了，時辰鐘打了四響，王宮●擁塞着一羣人衆，飯館開始滿座了。這時候，一輛轎式馬車駛來停在石階前頭，從裏邊走出一個臉色驕傲的年輕人。他無疑的是個外國人，不然的話，他也不會有個頭插貴族標幟的羽毛的馬夫和七月革命的英雄們還在追求的徽章。外國人進了王宮，在走廊底下跟隨人衆，並不驚異人山人海的好奇的羣衆如何的譴責他步伐遲緩，他似乎已經習慣於一般人所諷刺爲『大使步』的貴族的走法；但是他的尊嚴卻有點舞臺派頭的氣味。雖然他的臉孔是美麗而陰沉的，讓他露出一撮黑色髮環的帽子卻未免有點過分傾向於右耳，而拿一種不像惡漢的神色來否認他的陰沉，毫不留神的眼睛一半的閉上，讓他給羣衆投去一道輕蔑的目光。

『這個年輕人真美呀！』一位嬌冶女工一邊給他讓路，一邊低聲說。

『而且他也過分知道清楚他的美麗！』她的同伴一位醜陋的女工高聲回答。

在走廊裏打了一個圈兒之後，年輕人就輪流的瞧着天空和他的錶，做出一個不耐煩的樣子，走進了一家煙鋪，點了一枝雪茄，站在一面大鏡前頭，打量一下自己的服裝；這服裝比法蘭西的趣味規律所允許的還要富麗一些。他整理一下他的領圍和黑色絲絨背心，一條熱內亞製的金鍊子就在這背心上交叉了好幾道。然後，他就只用一個動作把他那一件絲絨裏的外衣摺得漂漂亮亮的，披在左肩頭，又繼續散步，沒有讓資產階級的矚視放過他。商店開始點燈，夜色在他看來已經相當漆黑的時候，他就朝着王宮廣場走去，彷彿只怕讓人家認得似的，因為他只沿着廣場的邊緣一直走到噴水泉，想要躲在馬車堆裏，從那裏溜進福羅瓦孟多街的入口。這是一條又髒又黑，沒有多少人來往的街道；這是警察在健康的王宮附近所容忍的一塊污濁的地帶，好像一個意大利的貴族管家讓一位疏忽的僕人在樓梯角上堆積公寓的垃圾似

● 杏仁糖是過年的食品。

- ① 王宮(Palais-Royal)是一六二九年爲李燕劉紅衣主教建立的宮殿，最初名爲主教宮，一六二六年獻給國王路易十三，後來增加建築，爲王室各族所居住的地方，娛樂的場所，一八二九年公開，成爲巴黎著名的娛樂場。



的。年輕人遲疑不定。人家一定要說這是一個穿得一身星期日衣服的資產階級女郎朝着驟雨漲溢的小溪前面伸長頸項。然而，時間卻選擇得真好，可以讓他滿足腐朽的幻想。再晚一會兒，人家就會驚異的發現他了；再晚一會兒，人家就會趕在他的前頭了。

接受了一道鼓勵他而不煽動他的眼色的招請，跟隨了一個鐘頭或一個整天一位美麗的年輕女郎，在他的思想裏把這女郎看成神明，給她的輕佻行為加上成千的合理解釋，一味的相信這位女郎對他的不可抵抗的突如其來的同情；在一道暫時的情火下幻想過要在羅馬人正因為不會再達到目的而加以描寫的世紀裏去舉行的一個冒險行為；夢想過陽臺，六絃琴，計謀，門門，而讓自己穿上阿爾馬維瓦的大衣；寫過一首玄妙的詩之後而停留在一個污濁地帶的門口；結果又從他的羅辛的拘束態度裏看到警察局的規章所強求

的謹慎行爲：這難道不是許多不慣忍受欺騙的男人所經歷的一種受騙的悲哀嗎？最自然的情緒就是人家最不樂意承認的，自傲就是這些情緒之中的一個。不再繼續受教訓的時候，一個巴黎人可以得到它的益處或忘記了它，他也不會受大罪，但是一個開始害怕給巴黎的教訓付過高代價的外國人，他就不應當是這樣的情形。

這位遊客是讓祖國驅逐出境的一個米蘭貴族。祖國的幾個鹵莽的自由派在奧地利政府●前面告發他有某種嫌疑。馬可西尼·安得勒亞伯爵看到自己受巴黎的歡迎。巴黎是用一個可愛的聰明人，一個響亮的家姓，再加上二十萬佛郎的年收和美艷外表的人所碰遇到的法蘭西熱情來歡迎他的。在這麼一個人身上，流放應當是一個快樂的旅行；他的財產不過是被看管而已，他的朋友們通知他最多離開國土二年他就可以重新出現在祖國裏，而沒有危險。在十幾首十四行詩裏拿 *Cordell sfanni* 去跟 *i miei tin-*
gelli 押韻，拿出自己的荷包去支持不幸的意大利避難者之後，不幸當了詩人的安得勒亞伯爵就相信自己已經表現够他的愛國思想。

到來之後，他就毫無顧忌的側身於巴黎免費給相當富裕來購買的人所貢獻的歡樂裏。他的才能和

美貌給他贏得不少他在女人們身邊的成功。他集體的愛上一切女人，因為這適合於他的年齡；但是他還分別不清楚這些女人之中誰是出色的。這興趣而且還趕不上他自童年以來就養成的音樂和詩詞的愛好；他覺得音樂和詩詞要比他在兒女風情方面的成功更為困難，更為榮耀，因為他的出身給他免除男人們都喜歡克服的困難。他跟其他許多人一樣的複雜，他讓自己容易受到奢侈的甜蜜生活的引誘，沒有這奢侈，他就活不了；同樣的，他也注意許多他的意見所反對的社交花樣。所以，他那藝術家、思想家、詩人的理論往往跟他的嗜好、情緒，他的百萬富豪的紳士習慣相矛盾；然而他卻對無聊的事情只求安慰，因為他找出許多巴黎人也都是這樣的賦有自由派●的趣味而有貴族的本性。

所以，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我們的一個霧雪的日子裏，步行跟隨一個女人的時候，他並不是沒有一個強烈的不安情緒而驚異着。這女人的服裝表明她久已習慣於極度的窮苦生活，她並不比他在步風戲院，國立音樂廳的社會裏每天晚上看到的女人更為美麗，而且絕對不如這一天跟他有約會而大約還在等待他的孟乃維爾夫人年輕。但是她的目光卻既溫柔又兇猛，既深沉又靈動。這個女人的黑眼睛暗暗地裏給他投來多少苦痛和閉着的情慾啊！但是當她在百貨店裏逗留了一刻鐘，再走出這商店，一雙眼睛剛剛好碰到幾步路外等着她的這個米蘭人的眼睛的時候，她是怎麼樣的臉色發紅得跟火似的啊……這一雙眼睛這樣的說出『可是』和『要是』，伯爵的確受到了任何的語言，甚至於狂歡的語言都找不出

名目的一種強烈誘惑的侵襲——他就緊緊的跟隨這個女人，跟一個巴黎老人似的追逐這個嬌冶女工。走路的時候，無論是在這女人之前或在她之後，他都細細研究她的體態和她的服裝，希望能夠消除藏匿在腦海裏的瘋狂荒謬的欲望；他不久就在這巡視裏找到了比較前一天欣賞一個讓他愛戀的女人在馨香浴盆的水波下的無可詭病的體態時他所嘗味的還要強烈的快樂。有的時候，陌生的女郎就低下腦袋，給他投來一隻拴在地上的山羊所有的傾斜目光；看到有人老跟在她後面，她就加緊步伐，彷彿要逃走似的。然而，每當車輛塞住街路或其他的事故使安得勒亞走近她的時候，這位貴族就看見她躲避他的目光，而她的臉紋卻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憂憤。這些都明確的表示她有一個被克制的情感，給激動他的錯亂的夢幻加上最後的一鞭。他一直追趕到福羅瓦孟多街。陌生的女郎繞了幾個圈兒之後，就突然走進了這條街，認為被她這巧計所驚動的外國人不會找到她的蹤跡。黑夜降臨了。兩個在一家咖啡館櫃檯上喝黑芥醬酒的塗脂抹粉的女人看見了這年輕女人，就向她招呼。她停留在門跟上，用溫和的話去回答人家給她致意，然後又開始繼續她的奔跑。安得勒亞在她後面走着，他看見她在這一條他還不知道名字的街道的一個小巷裏失蹤了。他的浪漫故事的女主角剛剛走進去的這所房子，它那令人討厭的面目使他生

● 那時候，法國的自由派多半是平民。

出反感。正當他退了一步來考察這地點形勢的時候，他發現附近有一個臉色難看的男人，就問了他許多問題。這個人的右手靠在一根多節的木棍上，左手安閒的垂着，只用一句話來回答他，

『輕薄兒！』

但是打量了這個意大利人在街燈照耀下的臉孔時，這個人的臉色就露出一副諂媚的表情。

『啊！對不起，先生，』他立刻改了口氣說，『那裏也有一間飯館，一種定時吃飯的飯館，菜做得太不好，人家都拿乾酪放在湯裏。也許先生要找這種破飯館，因為先生的衣服容易讓人家看出先生是個意大利人；意大利人非常喜歡絲絨和乾酪。要是先生願意讓我介紹一家好飯館，離這裏兩步路我有一個姑姑，她非常喜歡外國人。』

他把外衣一直抬高到他的鬍鬚底下，在這個邪惡的人物使他產生的厭膩情緒的催促之下奮身走出了街道。這人的服裝和姿態都跟陌生女郎剛剛走進去的卑賤房子相配合。他非常愉悅的重新找到他公寓裏所有的成千珍貴物品，又到埃斯巴爾侯爵夫人家裏去過晚會，去洗滌這一天的一部分時間這樣暴虐統制他的這個幻想的污垢。然而，正當他睡在床上的時候，因為夜深心靜，他又找到了白天所遇的專情的幻像，而且比實在的情形還要明顯，還要活躍。陌生女郎還在他前面走路；偶爾越過水溝的時候，她還露出了她的圓腿；她那富有神經質的臀部每走一步路都發出一個顫動；安得勒亞想再跟她說話，然而他

卻不敢嘗試，他，馬可西尼，這米蘭的貴族。然後，他又看見她走進了這一條使他再也看不見她的黑小巷裏去。他譴責自己不該不追她到那裏去。

『因為，總之，』他對自己說，『如果她躲避我，要讓我找不到她的蹤跡，她就是愛我。這一種女人的抵抗就是愛情的證據。要是我在這冒險行為裏再徹底追上幾步路，也許我最後就會覺得厭膩，我也就可以安心睡下了。』

伯爵有分析他的強烈感覺的習慣，好像既聰明又好心的人無意中這麼做似的。他奇怪怎麼會重新看到這位福羅瓦孟多街的陌生女郎，而且不是在理想的浮華的幻覺裏，而是在她的現實的憂愁空虛裏看到她。可是，如果他的幻想給他消除了這個女郎的窮苦外觀，說不定她都會使他腐化；因為他愛她，他喜歡她，他愛她穿髒襪子，穿破鞋，戴稻草帽。他甚至於就喜歡她住在他看她走進去的這所房子裏。

『我難道已經染上了這惡習嗎？』他驚懼的對自己說，『我還不至於到了這個地步：我二十三歲，我沒有衰朽的老年人的怪癖。』

他看到自己是這偏好的玩具，這偏好的毅力也稍微安慰了他。這奇怪的鬭爭，這思考，這愛情的追逐剛剛好會驚動一些慣於巴黎生活的女人，但是這些女人應當注意馬可西尼·安得勒。亞伯爵並不是法蘭西人。

安得勒亞是在兩個教士身邊養育長成的；教士秉承一個敬虔的父親的意向，很少讓他放縱。所以，安得勒亞並沒有在十一歲的時候愛上一個表姊，也沒有在十二歲的時候誘惑過母親的侍從女僕；他並沒有跟那些實施比較國立學校更完美的教育的學堂來往；他只在最近幾年住過巴黎；他還能够接近突如其來的深切印象，有法蘭西的教育和風俗給結成的這樣有力的護衛去抵抗的這些印象。在南方的國度裏，偉大的情感往往是產生於一瞬之間的。一個卡斯崗紳士曾經多加思索去減低感性，而擁有萬千方術去抵禦精神上和心靈上的中風病，這紳士曾經勸告過伯爵至少每月要舉行一次狂飲過食，去消散靈魂的風波，因為沒有這樣的防備，這種風波往往會相當惡劣的發作。安得勒亞記起了這個勸告。



『好罷，』他想，『我明天正月初一就要開始了。』

這可以解釋爲什麼馬可西尼·安得勒亞伯爵這樣懦怯的在福羅瓦孟多街口猶豫。他的風雅給他的多情爲難。他遲疑了相當時候；但是，向勇氣最終呼籲一次幫助之後，多情郎就用相當堅定的步伐一直走到這一所他不難認識清楚的房子前面來。這裏，他又停住了。這個女人到底是不是他所幻想的那個女人呢？於是，他就想到意大利的定時飯館，忙著抓住一個方法去解決他的欲望和他的矛盾。他進去吃飯，溜上走廊，在走廊深處經過一陣長期的摸索之後，就找到了一隻樓梯的潮溼油膩的層級。一個意大利大貴族一定要把這種樓梯看做扶梯。在一盞放在地上的小燈籠的照耀之下，一陣強烈的廚房氣味就吸引他走上第二層樓。他推了半開的門，看見一間讓塵垢和煙灰燻黑的飯廳，一個黎昂拿德的女人跑來跑去，忙著排佈一張差不多有二十副食具的桌子。給這牆紙破落、光線欠明的房子投去一道目光之後，這位貴族就走去坐在一隻放在角落裏唧唧作響、冒着火煙的火爐旁邊。廚工聽見伯爵進來，放下外衣的聲音，就立刻跑了出來。

請您想像一下一個枯瘦而有大鼻子的身材高大的廚子怎麼樣不時時用的用熱烈的態度給他身邊投去一道看來相當謹慎的目光。安得勒亞的服裝說明他是一個非常安閒快樂的人。看了伯爵一眼，基亞丁尼先生就必恭必敬的鞠了一個躬。伯爵表示願意常常跟他的本國同胞一塊兒吃飯，願意預先付錢買